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蓝色东欧
第5辑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

高兴 / 主编

另一种美

[波兰]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 著

李以亮 / 译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Adam Zagajewski

OTHER BEAUTY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www.cip.com.cn

ANOTHER BEAUTY

另一种美

Adam Zagajewski

[波兰]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 著

李以亮 / 译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另一种美 / (波)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著 ; 李以亮译.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7. 10
(蓝色东欧 / 高兴主编. 第5辑)
ISBN 978-7-5360-8392-9

I. ①另… II. ①亚… ②李… III. ①散文集—波兰—现代 IV. ①I5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2661号

合同版权登记号: 图字 19-2015-99 号

ANOTHER BEAUTY by Adam Zagajewski

Copyright © 1998 by Adam Zagajewski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LLC, New York.

出版人: 詹秀敏
丛书策划: 朱燕玲 孙虹
出版统筹: 李倩倩 夏显夫 欧阳佳子
责任编辑: 杜小焯 欧阳佳子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供图: 子夏
装帧设计:  梭角视觉
ANGULAR VISION

书 名	另一种美 LING YI ZHONG ME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334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7.25 2插页
字 数	210,000字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本书中文专有出版权归花城出版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另一种美

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

(总序)

高兴

昆德拉说过：“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前十年中。”我想稍稍修改一下他的说法：“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童年和少年中。”童年和少年确定内心的基调，影响一生的基本走向。

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俄罗斯情结和东欧情结。这与我们的成长有关，与我们的童年、少年和青春岁月有关。而在那段岁月中，电影，尤其是露天电影又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那时，少有的几部外国电影便是最最好看的电影，它们大多来自东欧国家，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是我们童年的节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们还是我们的艺术启蒙和人生启蒙，构成童年最温馨、最美好和最结实的部分。

还有电影中的台词和暗号。你怎能忘记那些台词和暗号。它们已成为我们青春的经典。最难忘的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来了。’”“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简直就是诗歌。是我们接触到的最初的诗歌。那么悲壮有力的诗歌。真正有震撼力的诗歌。诗歌，就这样和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紧紧地连接在了一道。

还有那些柔情的诗歌。裴多菲，爱明内斯库，密茨凯维奇。要知道，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读到他们的诗句，绝对会有触电般的感受。而所有这一切，似乎就浓缩成了几粒种子，在内心深处生根，发芽，成长为东欧情结之树。

然而，时过境迁，我们需要重新打量“东欧”以及“东欧文学”这一概念。严格来说，“东欧”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过去，它主要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七个国家。因此，在当时，“东欧文学”也就是指上述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七个国家，加上原先的东德，都曾经是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

一九八九年底，东欧发生剧变。此后，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独立，所有这些都不断改变着“东欧”这一概念。而实际情况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甚至都不再愿意被称为东欧国家，它们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同样，不少上述国家的作家也竭力抵制和否定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东欧是个高度政治化、笼统化的概念，对文学定位和评判，不太有利。这是一种微妙的姿态。在这种姿态中，民族自尊心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在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有广泛的群众和读者基础，有一定的号召力和亲和力。因此，继续使用“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我觉得无可厚非，有利于研究、译介和推广这些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欧美一些大学、研究

中心也还在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只不过，今日，当我们提到这一概念，涉及的就不仅仅是七个国家，而应该包含更多的国家：立陶宛、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还有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从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出来的国家。我们之所以还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欧洲弱小国家，历史上都曾不断遭受侵略、瓜分、吞并和异族统治，都曾把民族复兴当作最高目标，都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或得到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走过一段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九八九年后又相继推翻了共产党政权，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又几乎都把加入北约、进入欧盟当作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这二十年来，发展得都不太顺当，作家和文学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用饱经风雨、饱经磨难来形容这些国家，十分恰当。

换一个角度，侵略，瓜分，异族统治，动荡，迁徙，这一切同时也意味着方方面面的影响和交融。甚至可以说，影响和交融，是东欧文化和文学的两个关键词。看一看布拉格吧。生长在布拉格的捷克著名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在谈到自己的城市时，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骄傲：“这是一个神秘的和令人兴奋的城市，有着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生活在一起的三种文化优异的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从而创造了一种激发人们创造的空气，即捷克、德国和犹太文化。”^①

克里玛又借用被他称作“说德语的布拉格人”乌兹迪尔的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形象的、感性的、有声有色的布拉格。这是一个具有超民族性的神秘的世界。在这里，你很容易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这里有幽静的小巷、热闹的夜总会、露天舞台、剧院和形形色色的小餐馆、小店铺、小咖啡屋和小酒店。还有无数学生社团和文艺沙龙。自然也有五花八门的妓院和赌场。布拉格是敞开的，是包容的，是休闲的，是艺术的，是世俗的，有时还是颓废的。

^① 见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第44页，崔卫平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布拉格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伤口的城市。战争、暴力、流亡、占领、起义、颠覆、出卖和解放充满了这个城市的历史。饱经磨难和沧桑，却依然存在，且魅力不减，用克里玛的话说，那是因为它非常结实，有罕见的从灾难中重新恢复的能力，有不屈不挠同时又灵活善变的精神。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布拉格的话，克里玛觉得就是：悖谬。悖谬就是布拉格的精神。

或许悖谬恰恰是艺术的福音，是艺术的全部深刻所在。要不然从这里怎会走出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德沃夏克，雅那切克，斯美塔那，哈谢克，卡夫卡，布洛德，里尔克，塞弗尔特，等等。这一大串的名字就足以让我们对这座中欧古城表示敬意。

布拉格如此，萨拉热窝、华沙、布加勒斯特、克拉科夫、布达佩斯等众多东欧城市，均如此。走进这些城市，你都会看到一道道影响和交融的影子。

在影响和交融中，确立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十分重要。不少东欧作家为此做出了开拓性和创造性的贡献。我们不妨将哈谢克和贡布罗维奇当作两个案例，稍加分析。

说到捷克作家哈谢克，我们会想起他的代表作《好兵帅克》。以往，谈论这部作品，人们往往仅仅停留于政治性评价。这不够全面，也容易流于庸俗。《好兵帅克》几乎没有什么中心情节，有的只是一堆零碎的琐事，有的只是帅克闹出的一个又一个的乱子，有的只是幽默和讽刺。可以说，幽默和讽刺是哈谢克的基本语调。正是在幽默和讽刺中，战争变成了一个喜剧大舞台，帅克变成了一个喜剧大明星，一个典型的“反英雄”。看得出，哈谢克在写帅克的时候，并没有考虑什么文学的严肃性。很大程度上，他恰恰要打破文学的严肃性和神圣感。他只想让大家哈哈一笑。至于笑过之后的感悟，那就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了。这种轻松的态度反而让他彻底放开了。借用帅克这一人物，哈谢克把皇帝、奥匈帝国、密探、将军、走狗等等统统给骂了。他骂得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读者，尤其是捷克读者，读得也很

过瘾，很解气，很痛快。幽默和讽刺于是又变成了一件有力的武器，特别适用于捷克这么一个弱小的民族。哈谢克最大的贡献也正在于此：为捷克民族和捷克文学找到了一种声音，确立了一种传统。

而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与哈谢克不同，恰恰是以反传统而引起世人瞩目的。他坚决主张让文学独立自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贡布罗维奇的作品在波兰文坛显得格外怪异离谱，他的文字往往夸张扭曲，人物常常是漫画式的，他们随时都受到外界的侵扰和威胁，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作家并不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主要通过人物荒诞怪僻的行为，表现社会的混乱、荒谬和丑恶，表现外部世界对人性的影响和摧残，表现人类的无奈和异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常和紧张。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就充分体现出了他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

捷克的赫拉巴尔、昆德拉、克里玛、霍朗，波兰的米沃什、赫伯特、希姆博尔斯卡，罗马尼亚的埃里亚德、索雷斯库、齐奥朗，匈牙利的凯尔泰斯、艾什特哈兹，塞尔维亚的帕维奇、波帕，阿尔巴尼亚的卡达莱……如此具有独特风格和魅力的当代东欧作家实在是不胜枚举。

某种程度上，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以及多灾多难的痛苦经历，恰好为文学和文学家提供了特别的土壤。没有捷克经历，昆德拉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昆德拉，不可能写出《可笑的爱》《玩笑》《不朽》和《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这样独特的杰作。没有波兰经历，米沃什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将道德感同诗意紧密融合的诗歌大师。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语言的局限以及话语权的控制，东欧文学也极易被涂上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应该承认，恰恰是意识形态色彩成全了不少作家的声名。昆德拉如此。卡达莱如此。马内阿如此。赫尔塔·米勒亦如此。我们在阅读和研究这些作家时，需要格外地警惕。过分地强调政治性，有可能会忽略他们的艺术性和丰富性。而过分地强调艺术性，又有可能会看不到他们的政治性和复杂

性。如何客观地、准确地认识和评价他们，同样需要我们的敏感和平衡。

一个美国作家，一个英国作家，或一个法国作家，在写出一部作品时，就已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世界各地广大的读者，因而，不管自觉与否，他，或她，很容易获得一种语言和心理上的优越感和骄傲感。这种感觉东欧作家难以体会。有抱负的东欧作家往往会生出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他们要用尽全力将弱势转化为优势。昆德拉就反复强调，身处小国，你“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别无选择，有时，恰恰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东欧作家大多会自觉地“同其他诗人，其他世界，和其他传统相遇”（萨拉蒙语）。昆德拉、米沃什、齐奥朗、贡布罗维奇、赫伯特、卡达莱、萨拉蒙等等东欧作家都最终成为“世界性的人”。

关注东欧文学，我们会发现，不少作家，基本上，都在出走后，都在定居那些发达国家后，才获得一定的国际声誉。贡布罗维奇、昆德拉、齐奥朗、埃里亚德、扎加耶夫斯基、米沃什、马内阿、史克沃莱茨基等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形。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们选择了出走。生活和写作环境、意识形态原因、文学抱负、机缘等，都有。再说，东欧国家都是小国，读者有限，天地有限。

在走和留之间，这基本上是所有东欧作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谈论东欧文学，实际上，也就是在谈论两部分东欧文学：海外东欧文学和本土东欧文学。它们缺一不可，已成为一种事实。

在我国，东欧文学译介一直处于某种“非正常状态”。正是由于这种“非正常状态”，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东欧文学被染上了太多的艺术之外的色彩。直至今日，东欧文学还依然更多地让人想到那些红色经典。阿尔巴尼亚的反法西斯电影，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保加利亚的革命文学，都是典型的例子。红色经典当然是东欧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毫无疑问。我个人阅读某些红色经典作品时，曾深受感动。但需要指出的是，红色经典并不是东欧文学的全

部。若认为红色经典就能代表东欧文学，那实在是种误解和误导，是对东欧文学的狭隘理解和片面认识。因此，用艺术目光重新打量、重新梳理东欧文学已成为一种必须。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翻译和介绍东欧文学，突出东欧文学的艺术性，有必要颠覆一下这一概念。蓝色是流经东欧不少国家的多瑙河的颜色，也是大海和天空的颜色，有广阔和博大的意味。“蓝色东欧”正是旨在让读者看到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看到更加广阔和博大的东欧文学。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定稿于北京

主编简介：高兴，诗人、翻译家，一九六三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文学》主编。曾以作家、翻译家、外交官和访问学者身份游历过欧美数十个国家。出版过《米兰·昆德拉传》《东欧文学大花园》《布拉格，那蓝雨中的石子路》等专著和随笔集；主编过《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美国卷》（上、下册）、《伊凡·克里玛作品系列》（5卷）、《水怎样开始演奏》、《诗歌中的诗歌》、《小说中的小说》（2卷）等大型图书。主要译著有《梵高》《黛西·米勒》《雅克和他的主人》《可笑的爱》《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我的初恋》《索雷斯库诗选》《梦幻宫殿》《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等。

重建第三个家乡

(中译本前言)

李以亮

《另一种美》是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一部带有“回忆录”性质的长篇随笔。本书一九九八年首次以波兰语由 a5 出版社在波兹南出版，随后美国学者，也是扎加耶夫斯基的主要英译者克莱尔·卡瓦娜将它译成英语在美国出版。就是说，作者在五十岁出头时写作了这本书。作为“回忆录”，它似乎来得有点过早，不过，《另一种美》并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回忆录”，它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虽然也多是作者亲历，但不太具有传记意义，在时间上，主要集中在六十、七十年代（但不限于此一时期）。作者所遵循的，与其说是时间的顺序，不如说是心灵的秩序；当然，时间顺序也的确构成了此书的总体线索。因此，它是一次回忆之旅，更是一次沉思之旅。全书有着鲜

明的诗人散文的特点：兴之所至，自由而跳跃，行于当行、止于当止。所以，《另一种美》这本书，仍然不失为一个理解这位“波兰主要诗人”（米沃什语）的便捷通道；同时，由于它远不止是一份“回忆录”，而是伴随了大量“延缓做出判决”的追问和思考，对于我们理解诗和文学、历史和政治等，它肯定能够带来丰富的启示。

扎加耶夫斯基生于一九四五年六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已经结束，根据雅尔塔协议，波兰版图自西向东发生了“位移”，婴幼儿时期的扎加耶夫斯基从祖辈居住的利沃夫迁移到了西里西亚的小城市格利维策。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扎加耶夫斯基平静地在此生活、接受教育。在当时波兰人的心中，良好的高等教育只能是在像克拉科夫这样的大城市。高中毕业后，扎加耶夫斯基顺利考取了克拉科夫著名的高等学府雅盖隆大学，本书的叙述即开始于这一时期的见闻。作者接受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这一阶段，在他的人生中是较为特殊的一个时期。一方面，因为他的精力主要是用于哲学，加上作者个人的爱好——文学的研习，正是摄取知识、世界观形成的阶段；另一方面，由于寄宿大学校园之外，往返于学校和家乡之间，他也开始接触社会。从书中来看，扎加耶夫斯基对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波兰社会的经济、文化状况开始有了一些深入的理解。在本书里，这些都有比较详细、生动的描写。随着作者回忆的思路，诗人对写作和思想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阶段“新浪潮”时期也有大量叙述和反思。不过，作者着力于的，主要还是他生命之中出现的那些杰出、有趣的人和事，让我们仿佛置身于那样一个历史氛围，共同感受他们的悲欢。及至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作者逐渐不满足于在写作上已经取得的影响，特别是对于过于切近现实的写作发生怀疑，换句话说，“永恒”有了更大吸引力。八十年代初期诗人移居巴黎，对于这次的选择，作者一再声言是出于“个人性质”的原因，并且以其一贯的“谦逊”态度认为，他的经历并不是一个代表那个时期如何生活（或幸存）的戏剧化的故事，至少不是那么“典型”。在我看来，这也符合实际。比如，如

果跟他的朋友、波兰著名异见分子亚当·米奇尼克比较起来，两者显然就大为不同。尽管扎加耶夫斯基也曾一定程度地介入过当时的冲突与对抗，这些都在书中也留下了客观的记录，但是，诗歌和音乐才更是他关注的真正所在。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诗人才说：“我失去了两个家乡，但我找到了第三个：一个属于想象的空间、给艺术的需要准备的领域，虽然迄今它于我还不是十分清晰。”

作为一部“回忆录”，整体来看，它虽然没有采取那种十分连贯的叙述，但也集合了大量客观的外部描述，首先是有关于那一时期普通人生活的描写，它们无不始终围绕着作者亲身的经历展开。在这些描述之间，存在很大的跳跃和留白。而且，在这种散文式的描述之中，仍然不时闪现某些诗人散文的诗性特点，主要体现在文章的抒情性上。实际上，书中并没有记述多少大事件，有的只是灰色的日常生活、物质或精神的贫困、外出讲课的经历、阅读的狂喜、普通家庭拥挤和陈旧的陈设电器，等等，所有这些细微之处，不仅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真实面貌，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诗人的成长和自我形塑的艰难历程。我注意到，在作者笔下，存在一个倾向，那就是诗人虽力图“真实”，但他仍然更多地选择了那些更具温度，也更具美感的人和事来描写；当他遇到那些不那么可爱的人物时，也愿意抱以“同情的理解”，虽然不乏讽刺，但也绝不过火。他说：“我不是历史学家……我不想效法现代历史学家树立的榜样，总的来说，他们是些没有情感温度的冷鱼……写一些缺乏同情心、丑陋、木头似的、官僚语言的东西，其中，毫无诗歌的位置。”简言之，他“想要重返早期的传统，也许就是希腊人的传统，诗人历史家的理想标准”，在真与美的问题上，诗人不想偏废，至少是在写作这部散文时如此，因为他清醒地想要发现真相，面对“诗歌和恐怖”，他把它们看作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两极”；在这里，“诗歌”让我想到米沃什的定义，而所谓“恐怖”，则让我联想到他的另一位同胞恰普斯基对世界的揭示（参见作者《残酷》一诗）。

作为“新浪潮”曾经的一员，扎加耶夫斯基以写“政治抒情诗”出名，然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并未收入作者后来的选集。这当然不只是诗人“悔其少作”的缘故，毋宁说，这更体现了诗人成熟后的诗歌意识和清醒的价值判断。“初登文坛时，我被认为是一个愤怒的青年……这有时令我烦恼。这样的诗，我很早就不感兴趣了。我明白，真正的诗歌在别处，应该在党派的临时纷争之外，甚至超越了（各自意义的）反叛。”在本书中，诗人对自己的写作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有着较多的类似表述。这种反思，也包括了对他与朱利安·科恩豪塞尔合写的文学宣言《未被呈现的世界》所做的反思。所有这些思想，作者不是集中、直接地说出来的，它们往往穿插在作者对事件的回忆之中，尤其体现在那些为“文学的伟大性”辩护、为诗歌辩护的文字里。这些论述虽然不是十分系统，我相信有心人将会发现，它们都是诗人在继承了赫伯特、米沃什等精神导师的遗产后，总结、发展出的一套属于自己的生命诗学，一种结合了历史和形而上学维度的个人化诗学，其中不乏他从一代人的生存经验与美学实践里汲取的营养和真知灼见。这些穿插于叙述之中的思辨文字，其独到之处与米沃什、布罗茨基等人的精彩文论（我们已不再陌生），构成了一种诗学意义上的呼应。它们似乎也体现了一位职业诗人的特权，随时可以发表那些久积于心的诗学宣言和文化见解。所以，《另一种美》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一部书：它充满了诗人的微型诗论。比如：“作家的诞生：一个在天主教信仰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常会体验到一种令人晕眩的启示。在他祈祷时，他会突然意识到，他不必重复那些印在祈祷书上的词句。他可以发明自己的祈祷。他可以编写自己的祈祷词。”在此，我仿佛突然领悟了，米沃什所说“祈祷的能力”究竟是什么意思。又如：“侦探小说为什么总是那么无聊？因为它们只处理一个神秘，一个简单问题：谁杀了L先生？但是，真正的神秘，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世界是什么？”这也让我想到，作者到底是著名学府哲学系科班出身。这样独立的段落，全书里还有很多，无不简洁而

富于见地，宛如中国的古典诗话。

扎加耶夫斯基的行文是简练而生动的，尤其体现了深刻的洞察力和理解力。桑塔格把这称之为一个“小说家的天赋”。无论是对作者大学时期某位教授的追忆，还是对社会不同阶层人物的描写，都是流畅而洗练的，而且饱含了动人的情感。天赋固然是重要的，我以为，它更关乎作者内心里始终思虑着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它贯穿在全书之中，那就是：灵魂如何幸存、如何得救。“我们可爱的城市到底如何？它是怎样幸存下来的？什么是短暂的，什么又是永久的？什么还在经受，什么又已经永远过去了？……什么是可爱的，什么又是令人厌恶的？有些诗歌和绘画将会留下来，但是谁能唤醒那样的时刻？”在我看来，这段话表明了作者的写作初衷，也规定了全书的写作范围。至于许多具体的细节，都可说是在此主题下的展开。所谓“形散而神不散”的“神”，在《另一种美》里其实就是在“回忆”的统领下，诗人发现和重建“第三个家乡”的努力。

在此，译者的论述也许有些简化了，因为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说，“这是一本带有各种个人记号、多重主题并置的书”。好在书已经在这里了，读者诸君大可在阅读中自行“阐释”。毫无疑问，《另一种美》不只是一部“回忆录”，它更是一个艺术品，一部散文的艺术品。它好读，有趣，而且不乏深刻性——对于它，适当的方式应该是欣赏。那么，让我们开始欣赏吧！

另一种美

我们只能在另一种美里
找到慰藉，在别人的
音乐，别人的诗中。
救赎与他人同在，尽管
孤独品尝起来
像鸦片。他人不是地狱，
如果你在黎明时瞥见他们，
眉毛洁净，被梦清洗。
因此我才踌躇：该用哪个词
“你”还是“他”。每个他
都暴露出某个你，但是
平静的谈话在别人的诗里
等候时机。

(选自《震惊》，克莱尔·卡瓦娜 英译)